



五味评书

写作是这么回事

——《写作这回事——创作生涯回忆录》读后

美国作家斯蒂芬·金的《写作这回事——创作生涯回忆录》这本书摆在书架上有许多年头了，笔者几次拿起又放下。原因是这本书的题目平淡无奇，缺乏吸引力和诱惑性。当今日家谈写作的书，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，都层出不穷，比比皆是，缺乏新鲜感和吸引力；而且不少文章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，缺乏新意，难以引起阅读雅兴。

近日闲来无事翻书架，这本书再次映入笔者眼帘。笔者突然雅兴来潮，想看个究竟。当年逛地摊时，笔者曾听到过一句广告推销语：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”是啊，眼前这本书你从未翻过，怎么知道不耐读？还要拿到手中，看个究竟，免得有益耐读的好书再失去阅读机会。真个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开心无穷。这位美国作家的创作实践别开生面，实事求是地向读者介绍了可供效仿的创作真理。

作者开宗明义，首先鲜明地亮出文学创作的神圣使命和宗旨，强调“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使命担当，即俄语的‘召唤’，而不是墨守成规的手艺和匠人”。首先是响应自己时代的召唤、自己人民的召唤、人类的召唤，首先是自己心灵的召唤”。

斯蒂芬·金是美国当代恐怖小说之王，5岁就开始试笔，到53岁时已发表作品15部，大多是畅销书，可谓精品等身。上个世纪末，作家外出散步时遭遇车祸，髋骨粉碎性骨折，但他坐在轮椅上，拼着老命写下了《写作这回事——创作生涯回忆录》，完成了已经破题的经验谈和回忆录，精神可嘉，令人慨叹。



心灵微品

斯蒂芬·金在一开始就端出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切身体悟，强调自己的创作过程“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成长历程，其中雄心欲望，运气，还有天分，都起到了作用”。诚哉，斯言不夸大、不缩小，本本分分地向读者亮出了自己的底牌。不像有的刚有所成就忘了自己的底牌。他本真地告诉读者，创作由模仿开始，从抄别人的故事到自己编故事，是初学写作者的必由之路。

斯蒂芬·金真诚地写道：“世上没有点子仓库，没有故事中心，也没有畅销书埋藏岛；好故事的点子真的来自鸟有乡，凭空朝你飞过来；两个毫不相关的主意碰到一起，青天白日里就产生出新东西来。你的工作并不是要找到这些主意，而是当它们出现的时候，你能够认出来。”这段文字充分说明创作的素材来自生活，只有深沉在生活的海洋里，才能得到生活的厚报。

这就是素常人们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、摄影家是由胶卷喂出来的、作家是从废稿纸堆里爬出来的，亦即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真实写照。

斯蒂芬·金强调，作家要成为生活的速记员，要勤观察、速记录。因为生活虽奇迹连连、妙事不断，但稍纵即逝，身处生活中的作家，必须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遍搜搜集素材的大网。斯蒂芬·金的切身体会是，“对我来说，写作最好是‘亲密切近像肌肤相亲一样性感十足’”。他强调“作家在拥有生活素材以后，要全力以赴投入写作，写不出也要硬写”“仅仅因为创作困难，不论感情上的原

因也罢，想象力缺乏也罢，就中途放弃一部作品，这样的做法不可取。有时候就得硬着头皮上，哪怕有时候力不从心，仿佛坐姿‘铲屎’使不上劲，但其干出来的活还不错”。

在“写作是什么”一章里，作家开门见山地点明“当然是心灵感应，认为一切艺术，一定程度上都要仰仗心灵感应，但我相信写作是最纯粹的一种”。作者在这一章里强调指出，不要轻易开始写作，写前要有充分准备，直到笔落到纸上，才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斯蒂芬·金在书中提出建议：“为了尽自己最大能力地写作，你就必须要是自己的工具箱”，就是储备多种多样的素材，存有五光十色的语言词汇，选用最准确、最能表达中心意思的词语，写文章时随手拈来，不刻意修饰，朴实无华。他特意指出，用词的规矩是用你想到的第一个词，只要这个词适宜并且生动即可，并进一步强调要多用动词，尽量少用或不用形容词和副词。

在谈到写作对段落结构的要求时，斯蒂芬·金强调要顺其自然，不做作，经过深思熟虑后，文章落笔要挥洒自如，而非左顾右盼、举棋不定，要一挥而就，顺理成章。此乃实实在在经过长期实践获得的写作真理。

斯蒂芬·金将作家创作成功的基因归结为两点，强调指出：“如果你想成为作家，有两件事你必须首先做到：多读和多写，别无捷径，绕不过这两条。”而且斯蒂芬·金在《写作这回事——创作生涯回忆录》一书的第二部分《论写作》一章的缩略版中，将多读多写定为“金科律定”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！

□王永福

出校门左拐，一排店面房铺陈在眼前。过了理发店、老孙商店，就是丹崖书店、丹崖书画苑。

那时，我不知道“丹崖”是校门前那条路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很多店铺会以路名命名。那时的我们不知道也不习惯以“××路××号”按图索骥寻找某一处所，我们都是在金龙宾馆下车，然后过马路，沿着路北走上200米，左拐就进了校门。给同学写信，地址从来不留“丹崖路117号”，都是直接留校名“莱阳九中”，信从来没有寄丢过。若是打听学校在哪儿，说校名很快会有人给你明白指点：沿这条路直走，在第二个红绿灯右拐，走上一段你就看见了。如果你找“丹崖路117号”，估计看到的是一脸茫然。

当时的我更不知道“丹崖”是一座土崖的名字，只觉得好听，雅极了。“丹”是丹青的丹呢。“山水丹青杂，烟云紫翠浮。”“穷节乃见，一垂丹青。”见山见水见气节，谁不爱丹青？

丹是一种颜色，我自然知道，红色，与热烈、美好有关。她跟土地有关，是在我离开家乡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的。“我们那儿的土地是红色的。每年春天，雪化了，梨花开了，漫山遍野一片白，好像雪又下了，不但不冷，还香呢。红土，白雪，那叫一个美。”多年后，同学聚会，照旺庄的同学如是说。我也才知道，这正是所谓的莱阳八景之一——丹崖春雪。

跟着同学沿着丹崖路一直向东，站在蚬河河边桥头处往对岸看。两河交汇处，蚬河东岸，清水河北岸，一道红土悬崖峭立，巍然几丈许，沿两岸绵延十数里。崖壁上的红色砂岩，历经千年风雨，鲜艳卓然，这应该就是“丹崖”名称之由来。

“她还有个名字叫‘小赤壁’，我起的。哈哈——”同学的笑声朗朗，对面崖顶的高大槐树枝叶婆娑，不知是不是被他的笑挠了痒痒窝。“学了《赤壁之战》又学《赤壁赋》，还有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老师讲得纵横南北，我们背得热火朝天，可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叫它赤壁。看着红土崖，我明白了，不就是红色的崖壁吗？估计她没有那么高，就叫‘小赤壁’吧。”

似有鼓槌敲了脑壳，我转头看向同学，震颤的心波漾着眼波。是啊，赤壁赤壁又赤壁，竟从未深究过它到底为何叫赤壁。难道它只配拥有一个名字，生来只为承载历史风云，只能聆听英雄嘶歌？可有人曾正视它，只看它不想其他？回望总是茫茫，眼前似乎更清晰。同学的脸庞圆润不少，不似青葱时棱角，皱纹爬上额头、密布眼角，华发渐生。皱纹不仅是时光的刻痕，也是智慧的褶皱吧。里面藏着的，既有尘埃，也有惊喜，恰如这“小赤壁”。

过桥，攀爬，我们来到崖下。有风吹来，扬起岩缝中的细沙，迷了我的眼。云母粼粼，闪着片片阳光，像在脉脉诉说。倾耳靠近，风裹着流水时光在砂石中轰鸣。我似乎看见春姑娘揭开披面冬纱，放出丽日晴空，崖上下厚积的冬雪化开冰骨，逐渐消融，渗进泥土。雪水滋润，碧红色的泥土便有了春的娇羞。“丹崖千尺倚晴空，春雪初融映日红”，多美的画卷。

四月芳菲时，同学来电说梨花开了，梨花节开始了。我站在丹崖之上，环顾四望。蚬河凌凌，清水河清。百亩果园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茫茫“雪原”一片皑皑。天地疏阔朗透，明目清心。红土白雪映日生辉，银红闪闪。岸柳成行，丝绦垂垂，团絮飞雪，如烟似梦。想起赵紫声的那句诗：“千树梨花千树雪，一溪杨柳一溪烟。”

脚下红土夯实，偶有砂石走单骑，无数足迹踩成的小路在此汇聚。晚清

丹崖春雪

□邵明媚



光明故事

莱阳庠生赵蜚声，是否也是站在这红土崖的东南端角，站在文峰塔下，看到这丹崖峭壁，梨花堆雪、杨柳依依的壮美奇观，写下这绝美诗句？有多少人曾立于此，环顾往视，慨然叹然？概不可胜数，就像此时穿梭于梨花白雪间的游人与蜜蜂，孰多孰少，究竟几何，谁能数清？

儿时，家有梨园几亩，见过父亲用粗粝的手抚摸着梨树粗粝的皮，觑着眼睛明察秋毫，剪去多余的、枯死的、腐败的枝子。他挥着铁锹挖下深坑埋下肥料，祈求生机和希望一同生长。他把梨芽捧在手心里，凑上鼻子深呼吸，把那芬芳灌满心田，注入脉搏。他握着铅笔，用橡皮头点授花粉，点种果实，等秋天来时，累累硕果就会挂满枝头。那时候梨花早已飞入尘土，菊花开遍梨园。

与父亲侍弄的高大阔枝不同，此间的梨树枝干多横着长，树皮黢黑，鳞片硕大，刻痕深深。“三四百岁的老人了，还能跟那壮汉一样猛着长？”读书时，同学少言寡语，没听他说过几句话，如今出口竟然总是那么形象。或许跟他返乡驻村有关，满脑子琢磨的都是村里的草木、家乡的发展。

老树稳果，盛名已久的莱阳梨不是盖的。别说照旺庄的若梨了，就是谭格庄的香水、楞子、阳梨，也都是梨中精品，不论脆嫩，都那么甜。我大学是在鲁西南上的，第一年的中秋节，班里搞联欢晚会，购买了一些水果，其中就有梨。同学咬了一口，说好甜，递给我一个，我摇了摇头没有接。看它那小小的个头儿、青皱的面皮，就似品尝到它酸涩的汁渣。年后，我扛着12个大香水梨回到宿舍，舍友咬了一口，甜汁梨汤差点儿流了一桌子。自此，在同学们的心里，莱阳梨不仅由耳闻变目睹，而且得到亲尝、认证。

一位老农抱着一个箱子走来，脸面如梨皮一样粗粝锈斑，笑容如梨花一样恬淡温和，眉眼如父亲一样风霜苍茫。黄绿底色的箱子上，莱阳梨的字样和图样相映相和。箱子里有几颗梨和几个瓶子。同学捏住一颗梨的蒂把提起，疑惑间，他手一松，梨子应声而落碎了一地，梨白如雪，梨香如饴。我的心头一震：原来这才是莱阳梨脆生甜津的正解。梨与雪之间不仅有着花与色的相似，更有着骨与质的相通。雪，才是梨的魂。

同学取出一个玻璃小瓶，六角柱形，盛着黑稠液体，那是梨膏，用梨配以蜂蜜、生姜、川贝母、麦冬等熬制而成，是药食同源的膳剂。开水冲服，那感觉就像雪遇热融化成的水，清凉透心，生津润燥，清热化痰。梨农几乎家家会熬，莱阳几乎人人都喝，更有不少厂家专门生产，远销给更多人。

还有一个玻璃瓶，大一些，圆柱形，里面盛的是白色固体状东西，很像凝固的猪油。同学说那是梨花蜜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评价它“白如凝脂”，也是止咳润肺、生津平喘的好物。另有易拉罐和塑料瓶，装的是我们熟悉的莱阳梨汁。

过连理门，走梦鲤官道，观梨文化碑廊，梨园里游人如织、摩肩接踵，大人小孩，笑闹谈讲，那笑如花灿烂，如雪纯净，如丹崖红心之洁贞。

岁月无声，时光有形。再回到丹崖下，那风化岩石飞落的沙土，就是奔腾扬蹄的溅尘。那抹红色，可是那渴盼韶华驻足一语却始终不得实现的心痛遗留的血丝？粗粝如鳞片的树皮，盘曲似龙蛇的虬枝，壮粗可做床的枝干，循环往复的圈圈年轮，分叉外树窝里生长的茅草，梨农脸上手上的皱纹，似流年的河水，两岸的村庄和城镇，都是它的刻痕，它的足迹。轮回不变的是那红红的心魄的白，经冬历春，过夏及秋，雪酝酿花烟，酿得蜜脂，淬就甜白。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书评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

投稿邮箱：ytrbzkb@126.com

